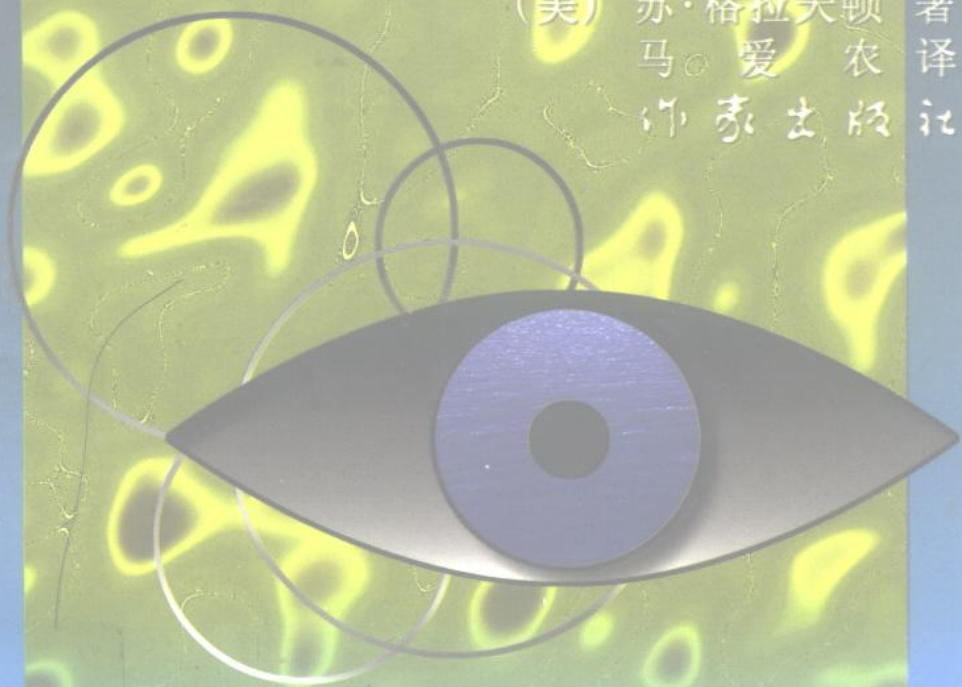


全世界至今累计发行上千万册
美国《纽约时报》、《出版者周刊》连续上榜畅销书

变容夜盗

——格拉夫顿悬案系列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马·爱·农 译
作家出版社





容夜盜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马 爱 农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97-108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容夜盗/(美)格拉夫顿(Grafton, S.)著;马爱农

译. -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12

(黑披风:格拉夫顿悬案小说系列)

ISBN 7-5063-1304-9

I.变… II.①格…②马… III.长篇小说: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723 号

变容夜盗

作者:(美)格拉夫顿

译者:马爱农

责任编辑:刘英武

装帧设计:王晓锦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90 千

印张:8.25

插页:2

印数:10101-17100

版次: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304-9/I·1292

定价:1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当然啦，等事情过去以后，你真想扇自己一巴掌：怎么当时就没有看出来呢！这也许就是私人侦探工作“早知当初”的惯例。我名叫金西·米尔霍恩，我的报告大都这样开头。我开始先确定我是谁、干什么工作，就好像首先说明了这几个基本事实，我就能把后来发生的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

我的简单情况就是这样。女性，现年三十二岁，单身，自由职业者。我二十岁的时候读完了警察学校，毕业后进入圣特雷莎警察局。现在，我甚至不记得我进警察局前是怎么想象这份工作的。我肯定有一些模糊的、很理想化的想法，觉得警察就意味着法律和秩序，意味着好人与坏人的斗争，意味着偶尔在法庭上露面，证实这个证实那个。在我看来，坏人最终都会进入监狱，而我们其他人便会生活得太太平平。过了一阵，我才意识到我的想法是多么天真。我对那些清规戒律感到失望，我感到失望还因为人们都用一种好奇和蔑视混合的目光看待警察。我不想整天保护自己不受“善意”冒犯的伤害，或者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是多么强悍。而且，我得到的薪水不足以补

DM72/11

偿这种辛苦的生活，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那里。

在那两年里，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职业，但是它们都没有这样的吸引力。警察工作尽管吃力不讨好，但它确实使单调无聊的生活时时处于紧张状态。我的肾上腺素分泌旺盛，不可能再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最后，我加入了一家小型的私人调查公司，花了两年时间学习业务，然后自己开了一个事务所，执照和保证书样样齐全。我已经干了五年，自食其力，对付得还算不错。我比以前聪明了一些，也更富有经验，但是每当一位顾客坐进我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时，我仍然不知道下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天早晨，我在办公室呆了还不到二十分钟。我打开通向二楼阳台的法国式对开玻璃门，给房间里换换空气，然后我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当时正值圣特雷莎的六月，寒冷的早晨浓雾弥漫，下午也是雾气缭绕，时间还不到九点。我刚刚开始清理前一天的邮件，就听见房门被敲了一下，接着一个女人迅速闪进房间。

“哦，太好了。你在这里，”她说。“你一定是金西·米尔霍恩吧。我是贝弗利·丹齐格。”

我们握了握手，她“扑通”一声坐下，就在她的手提包里翻找开了。她找到一包带过滤嘴的香烟，抖了一根出来。

“我希望你不介意我抽烟，”她说，不等我回答就把香烟点着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用嘴喷烟，把火柴吹熄，懒洋洋地寻找着烟灰缸。我从我的文件柜上取过一个烟灰缸，掸去上面的灰尘，递过去给她，同时问她要不要喝咖啡。

“啊，当然要喝，为什么不呢？”她呵呵笑着说

道，“我今天上午焦头烂额，正想解解乏呢。我刚刚从洛杉矶开车过来，正好赶上交通高峰。我的天哪！”

我给她倒了一大杯咖啡，同时迅速将她目测一番。据我猜测，她的年纪在三十八、九；个头矮小，精力充沛，衣着整洁。一头直发乌黑亮泽，修剪得有棱有角，而且一层层错落有序，像一顶浴帽一样衬托着她娇小的脸庞。她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睫毛是黑的，肤色光洁清爽，只在两边颧骨的高处扑了一点淡淡的胭脂。她穿着一件船形领口的浅蓝色棉织套头衫和一条浅蓝色的府绸裙子。她随身带的那只提包是真皮的，轻软柔韧，有许多带拉链的小格子，天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她的指甲很长，修剪成锥形，涂了玫瑰红的指甲油，手指上戴着一只镶有红宝石的婚戒。她表现出一种充满自信、不修边幅的个性，浑身上下的打扮就像精品商店里免费赠送的礼品包。

我问她的咖啡要不要加奶加糖，她摇了摇头，于是我给自己每样加了一点，开始言归正传。

“我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呢？”

“我希望你替我弄清我姐姐的下落。”她说。

她又在手提包里翻找开了。她取出通讯录、一套花梨木的钢笔和铅笔，以及一个长长的信封，然后把这些都放在我的桌子边缘。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只顾自己的人，不过这种个性倒是别具魅力。她朝我匆匆一笑，好像她也知道这一点。她打开通讯录，把里面的内容转向我，用一只玫瑰红的指甲指点着其中的一个条目说。

“你需要把这个地址和电话记录下来，她名叫伊莱恩·博尔特，在维亚·马德里纳有一套住房，那第二个是她在佛罗里达的地址，她每年都在那里的博卡住几个月。”

我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但还是把那些地址都记了下来，这

时，她那个白色信封里取出一份看上去很正式的文件。她简单地审视了一遍，仿佛在她上次读过之后，文件内容又会发生变化似的。

“她失踪多久了？”我问道。

贝弗利·丹齐格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其实，我并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失踪’。我只是不清楚她在什么地方，而我们又需要她在这些文件上签字。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她只能得到财产的九分之一，大概不会超过两、三千美元。但是，在我们弄到她的经过公证的签名之前，那笔款子是不能分配的。这里，你自己看吧。”

我接过文件，浏览着上面的内容。它是由俄亥俄州哥伦布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里面满是“鉴于”、“判定”、“规则”等等的官样文字，最后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某个名叫西德尼·罗恩的男人去世了，名单里所列的那些人有权分得他的财产。贝弗利·丹齐格是名单里的第三个，地址是洛杉矶的，伊莱恩·博尔特排在第四位，地址就是这里圣特雷莎的。

“西德尼·罗恩算是我们的表亲吧，”她唠唠叨叨地继续说道。“我认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我收到了这份通知，我相信伊莱恩也收到了一份。我在文件上签了名，经过公证，然后把它寄了回去，就把这事给忘了。你可以从信封上看得出来，这一切都是六个月以前发生的事。然后，你瞧，上个星期我接到律师打来的电话……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扫了一眼文件。“温德。”我说。

“哦，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在他的名字上卡壳儿。就这样，温德先生打电话来说，他们没有收到伊莱恩的回音。我想当然地以为她和往常一样去了佛罗里达，就没有打听她的通讯地址，然后我便和她在这里的公寓管理员联系。她也有好几

个月没有伊莱恩的消息了。起先，她还收到她的来信，但是最近音讯全无。”

“你往佛罗里达打过电话吗？”

“据我理解，律师打过好几次。她似乎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温德先生留下了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但是伊莱恩一直没有给他回电话。蒂莉的运气也是这样。”

“蒂莉？”

“就是伊莱恩在这里长期居住的那幢楼房的管理员。蒂莉一直替她把邮件转寄过去，她说伊莱恩总是每过一、两个星期就寄一封短信给她，但是自从三月份以来，她就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坦率地说，这件事情实在叫人头疼，但是我自己没有时间去打听她的下落。”贝弗利最后长吸一口香烟，然后把烟头在烟灰缸里连戳了几下，使它熄灭。

我仍然在作记录，但我猜想我的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色。

“怎么回事？你不就是做这种工作的吗？”

“当然是这样，但是我每小时收费三十美元，外加调查的费用。如果仅仅涉及两、三千美元，我怀疑这对你来说是否值得。”

“哦，我真的打算从伊莱恩应得的那份财产中获得赔偿，因为这一切都是由她引起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得不到她的签名，一切都只好停顿下来。必须承认，她一辈子都在给人制造麻烦。”

“如果我最后要飞到佛罗里达去找她呢？即使我在旅途上的时间只收你半价调查费，这笔数目也不小呢。你瞧，丹齐格夫人——”

“请称我为贝弗利。”

“好吧，贝弗利。我不想让你感到扫兴，但是说句实话，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处理这件事情。我甚至很乐意给你提出一些建议。”

贝弗利朝我微微一笑，但是她的笑容绵里藏针，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她习惯于自行其是。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放出瓷器的光泽，像玻璃一样湛蓝、刚硬。乌黑的睫毛机械地眨动着。

“伊莱恩和我关系不是很好，”她慢条斯理地说。“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花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但是我答应过温德先生，说我一定要找到她，解决这笔财产的问题。其他继承人向他施加压力，而他就把压力转嫁给我。我可以给你一笔预付金，随你的便。”

她又在提包里翻找开了，这次拿出一个支票簿。她拧开花梨木钢笔的套子，抬起眼睛望着我。

“七百五十美元够不够？”

我探身到桌子底部的抽屉里取文件。“我来起草一份合同。”

我步行到银行将支票兑成现金存入，然后到办公室后面的停车场取出我的车，径直开到伊莱恩·博尔特在维亚·马德里纳的住址，它距离市中心并不太远。

我推测，这只是一件常规业务，一、两天工夫就能办妥，我不无遗憾地想到，最后我可能还要把刚刚存入的款子退回一半。我并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业务比较清淡。

伊莱恩·博尔特住的地方混杂着三十年代俭朴的平房和各种公寓套房。至今，结构小巧的拉毛水泥房屋仍然占有主要地位，但是已经一个接一个地变为经商的场所。脊椎按摩师们搬了进来，还有收费低廉的牙科医生，他们愿意让你在昏暗的光线下进入梦乡，让你的牙齿在不知不觉中被清洗干净。“装配

假牙——当天可取——言不二价”。这真让人心烦。如果你在装上面一排假牙的时候没有付钱，他们会拿你怎么办呢？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地方仍然古风未改——领取抚恤金的老年人固执地从他们开着绣球花的灌木丛中探出脑袋——但是房地产联合组织最终会把这些灌木统统割掉。圣特雷莎有很多钱，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维护所谓的“市容”。这里没有闪烁耀眼的霓虹灯，没有贫民窟，没有排放废气的各种制造业来玷污这片风景。这里一眼望去，都是拉毛水泥，红砖屋顶，九重葛草，破败的房梁，时代久远的砖墙，以及公共大道和盛开的鲜花。到处都有历史古迹。这一切让人感到异样地心烦——这么繁华、精致，使你对别的任何地方都失去了兴趣。

当我来到博尔特夫人的住址时，我把车停在门前锁好，花几分钟时间研究这幢房子。这座大楼模样奇特。房子本身呈马蹄形，宽敞的两侧通向街道；一共是三层楼，停车场在楼层下面，这是一种现代风格和仿西班牙式的古怪组合。房子正面有拱门和阳台，高高的锻铁大门通向里面种着棕榈树的院子，但是房子的两侧和后面却没有任何装饰，仿佛那位建筑师把一块地中海式的装饰图面贴在一只朴素的三合板箱子上，并且在顶上粘了一小条红色彩砖，以象征其实并不存在的整个屋顶。就连棕榈树也好像是硬纸板做的，勉强用棍子支撑着。

我穿过院子，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周围都是玻璃的门厅里，右边是一排信箱和蜂音器。左边，透过几扇似乎锁着的玻璃门，我可以看到几个电梯和通往防火楼梯的出口。进门的地方，很有艺术性地摆满了硕大的盆栽植物。径直往前走，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天井，我看见那里有一个游泳池，周围摆放着一些鲜黄夺目的帆布躺椅。我查看了一下租房者的名字，它们都用透明胶带贴在每个套房的蜂音器的旁边。整幢大楼共有二十

四个单元。管理员蒂莉·阿尔伯格住在一号门。“伊·博尔特”的名字写在九号门旁边，我猜想那是在二楼。

我首先按响“伊·博尔特”的门铃。据我猜测，她一定会通过内部电话给我回话，然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我经历过更加离奇的事情，我可不愿意傻乎乎地到处寻找一个可能正安安稳稳呆在家里的女人。九号门没有人回答，我又按响了蒂莉·阿尔伯格的门铃。

十秒钟后，她的声音通过电话送出，就好像是从外星球传来的一样。

“谁呀？”

我把嘴巴凑近那个小匣子，略微提高了嗓门。

“阿尔伯格夫人，我名叫金西·米尔霍恩。我是这个城里的一名私人侦探。伊莱恩的妹妹托我打听她的下落，不知道能否和你谈谈。”

片刻的沉寂之后，传来她满不情愿的回答。

“好吧。我想可以。我正准备出门，不过，耽搁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在一楼。穿过房门，往电梯的右边走，就在走廊尽头的左边。”她在蜂音器里说道，于是我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

蒂莉把她的房门打开了一条缝，她正忙着拿起一件轻便的甲克衫、她的钱包和靠在门厅桌旁的一个可以折叠的购物车。我在门框上轻轻敲了一下，她从我的左边冒了出来。我瞥见一只冰箱和一部分的厨房操作台。

蒂莉·阿尔伯格大概六十多岁，有着天生卷曲的杏黄色头发，就好像刚刚烫过似的。她一定是觉得头发卷曲得太厉害了，所以戴了一顶用钩针编织的棉线帽。不过，仍然有一绺不肯驯服的杏黄色卷发从帽子里支棱出来，她正在把它塞进去。她的眼睛是栗褐色的，几颗浅黄色的雀斑使她的脸上充满一种

粉扑扑的光彩。她穿着一件没有式样的裙子、一双长统袜和一双旅游鞋，她看上去好像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出去远足。

“我希望我没有显得很冷淡，”她坦然地说。“我如果不是一大早就赶到商店，就会失去购物的兴致。”

“不会占用你很长时间，”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最近一次收到博尔特夫人的来信是在什么时候？她是小姐，还是夫人？”

“夫人。她是个寡妇，尽管年纪只有四十三岁。当初，她嫁给了一个在南部有一连串制造厂的男人。据我所知，他三年前死于心脏病突发，留给她一大笔钱。她正是那时买的这套公寓。来，你如果愿意，就请坐下来吧。”

蒂莉挪到右边，领着我来到一间摆放着仿古家具的会客室。一抹缥缈的金色柔光透过淡黄色的薄纱窗帘照射进来，我仍然能闻出早饭的残余气味：熏猪肉、咖啡和某种加了桂皮的东西。

确定了她时间紧张的前提之后，她似乎愿意给我充裕的时间。她坐在一张有垫的矮凳上，我则选了一把木质摇椅。

“我知道，每年的这个时候，她一般是在佛罗里达。”我说。

“对啊，正是这样。她在那里还有一套住房。在博卡·拉顿，天知道什么地方。大概就在劳德代尔堡附近吧。我本人从来没有去过佛罗里达，所以这些城市对我来说只是一些名称而已。一般地说，她总是在每年的二月一号左右到南部去，七月底或八月初回到加州。她说她喜欢炎热的天气。”

“她不在的时候，你负责把邮件转寄给她，是吗？”

蒂莉点了点头。“大概每星期给她寄去一批，这得看邮件积压的多少。她每过一两个星期就给我回一封短信。其实你知

道，就是一张明信片，向我道声问候，再说说天气如何，是否需要请人进来清洗窗帘等等，总之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她今年三月初给我来过一封信，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得到她的消息。我说，这可不像她一贯的做法。”

“你是否偏巧保存了那些明信片？”

“没有。我一向是看完就扔掉的。我不喜欢收集那一类的东西。我觉得，世界上的纸张已经泛滥成灾了。我看了就扔，从来也不去多想。”

“她有没有提到顺路到别的地方旅游，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压根儿没有。当然啦，这些事情本来就与我无关。”

“她是不是情绪不佳？”

蒂莉沮丧地笑了一下。“你知道，在明信片的留言栏里是很难显示内心烦恼的。没有多少地方供你写字。在我看来，她一切正常。”

“你能不能猜测一下，她究竟会在哪里？”

“我猜不出来。我只知道她不来信有点反常。我给她打过四五次电话。有一次，是她的一个女朋友接的电话，那人态度实在恶劣，后来我就再没打过。”

“这个女朋友是谁？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在博卡认识些什么人。实在不清楚那人是谁。我没有记下她的名字，即使你现在说出她的名字，我也没有印象了。”

“她收取的邮件都是些什么？她的帐单还在寄来吗？”

她耸了耸肩膀。“在我看来是这样。我没有留意。我只是把收到的东西都给她寄去。我这里正好有几份邮件要转寄，你愿意看看吗？”她站起身，走到一张红木写字台前，用钥匙拧

了几下，打开一扇玻璃柜门。她取出一小沓信件，迅速地查找着，然后递过来给我。“她平常收到的就是这一类玩意儿。”

我也快速翻看了一遍。信用卡；万事达卡；第五大道萨克斯百货商店，一家名叫雅克的皮革商店，地址是博卡·拉顿的。一张来自约翰·皮克特牙科诊所的帐单，就在阿波尔街的拐角那儿。没有一封私人信件。

“她支付这里的公共事业方面的帐单吗？”我问。

“这个月的我已经给她寄去了。”

“她会不会被抓起来了？”

我的话引得她哈哈大笑。“哦，不会。她绝对不会。她根本不是那样的人。知道吗，她不会开车，甚至也不是那种乱穿马路遭到罚款的人。”

“意外事故？疾病？酗酒？吸毒？”我觉得自己好像医生在询问一个进行年度体检的病人。

蒂莉露出一副怀疑的神色。“我猜她可能住进了医院，但她肯定会告诉我们的。实话对你说吧，我也感到非常蹊跷。即使她妹妹没有采取行动，我自己也会跟警察联系的。肯定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头。”

“但是，有关她的去向有很多种解释，”我说。“她是个成年人。显然，她很有钱，而且没有要紧的事情。她实在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她去了哪里，除非她自己愿意。她也许出去游览了。也许找到一个情人私奔了。也许和她的这位女朋友寻欢作乐。她大概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正在试图跟她联系。”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但是我心里感到很不安。我认为她不会这样不打招呼就远走高飞。”

“好吧，我去调查一下，现在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以后如果有必要，我也许需要看看她的住房。”我说。我站起身来，

蒂莉也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我和她握了握手，感谢她的帮助。

“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暂时留着那些邮件，”我说。“我去寻找一下有没有别的线索，过一、两天再到你这里来，把我的调查结果告诉你。我认为没有理由为她担心。”

“我也希望如此，”蒂莉说。“她是个很不错的人。”

我给了蒂莉一张我的名片，我们就分手了。我心里并不担忧，但是好奇心已经被勾了起来，我有点跃跃欲试了。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顺便去了一趟公共图书馆。我来到资料参考部，抽出博卡·拉顿的城市人名电话录，在上面所列的住址中寻找伊莱恩·博尔特的地址。没错，那上面有她，还有一个电话号码，与我得到的那个号码完全一样。我记下邻近几套公寓的主人的名字，并匆匆抄下他们的电话号码。看来，同一个住宅群中有许多幢楼房，我猜那是一个完整的“规划小区”。那里有一家百货公司，有网球场、一个温泉疗养院和一个娱乐设施的电话号码。我把这一切都作了记录，免得以后再回来。

回到办公室后，我为伊莱恩·博尔特建立了一个档案，草草记下我已经为这项业务花去的时间，以及我所获得的信息。我拨通她在佛罗里达的电话，响了大约三十多声无人接听，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博卡·拉顿公寓的百货公司。他们告诉我伊莱恩·博尔特住的那幢大楼的管理员的姓名，叫罗兰·马科夫斯基，房号是 101，电话只响了一声，他就拿起了话筒。